

儋耳山：苏轼白玉蟾空谷传声

■ 曾庆江

古代的海南尽管孤悬海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是它以极大的包容精神接纳了大量的贬官流臣，并予以他们极大的精神慰藉。而这些贬官流臣滞居海南期间敷施文教、游赏山水，留下诸多行迹，在时间的演绎中逐步发展成为海南的文化地标。位于海南西部儋州境内的松林岭，又名儋耳山，因为苏轼、白玉蟾等人而更有人文气息，书写着海南西部文化传奇，真可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元代赵孟頫画苏轼。

儋耳山又名松林岭

儋耳山又称为松林岭，是儋州地界非常有名的山岭，位于儋州木棠镇境内，距离那大镇西北约35公里，海拔193米。康熙《儋州志》如此记载：“在州治东北二十里。孤峰高耸，下分八足，土石五色，旧多松树，俨然一州之望。上有石岩，宋僧和靖、道人白玉蟾曾经在此修炼。苏轼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可以说，苏轼、白玉蟾等人为松林岭增添了不少名气。因为儋州州治过去很多年一直在中和镇，因此松林岭位于州治的东北方向，《儋州志》如此记载，当是事实。松林岭因为山上多松树而得名。

在临高文化带，民间很早就有关于儋耳山的传说。比如：儋耳山原先属于死火山地带，长年苦旱，草木不生，但是白衣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白衣公本是天上仙翁，因为触犯天



儋耳山晨景。吴文生 摄



白玉蟾画像。

规，被解除仙术赶出天庭。他手拄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黎母山，时值盛夏烈日炎炎，最终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块岩石旁。就在这时，一位老仙人及时出现，他用拂尘轻轻一扫，白衣公马上醒过来。未及白衣公道谢，老仙人就消失了。白衣公大难不死，决定报答人间。他路过儋耳山时，发现地理位置虽佳，但是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打算就此安身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里的环境。但是凶神恶煞的山怪出现了，勒令白衣公立即滚开。白衣公镇定自如不予理会。山怪急败坏，猛然伸手一拉，把白衣公的手臂拉断一只，并将其连同拐杖一起扔到山脚。白衣公怒不可遏地吹出一口气，把山怪吹到了老远老远的海上。白衣公的断臂和拐杖落到山脚之后，马上变成两条河流。儋耳山解除了苦旱的困扰，从此以后风调雨顺。白衣公白天栽花种树，晚上养真修炼。儋耳山云霞缭绕，百鸟飞鸣，百姓安居乐业，成为人间仙境。正因为白衣公为造福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因此建有白衣公庙予以祭奉。

然后，后人将白衣公等同于曾在此修炼的著名道人白玉蟾，是后话。事实上白衣公的故事源远流长，也不仅限于儋州，在全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由于儋耳山并不高，而且距离州治并不远，因此方便大众登临。也许大家习以为常，此前地方史志中关于儋耳山的记载基本属于缺失状况。苏轼的到来与随口赋诗，使得儋耳山增添了很多人文内涵，从而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明清以来的海南各地方志中，均有儋耳山的相关记载。

苏轼歌咏儋耳山

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甲辰，苏轼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经过几个月的跋涉，苏轼父子终于渡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岛。因为有着琼州别驾的虚衔，他从通潮驿直接赶往琼州府报到，并滞居一段时间后，启程向贬所昌化军进发。

苏轼坐着小轿前往儋州贬所途中，在小憩中突然得到佳句“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于是写下一首诗：“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诗作非常有气势，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登高望远，四顾途穷，一种怀才不遇的悲悯随之而来。再看儋耳山旁被人遗弃的石头，联想起自己被朝廷抛弃，来到南荒之地的状况，于是写下《儋耳山》一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海南岛西北属于滨海地区，地势较平，儋耳山虽然海拔不高，但是在一马平川的景象中突兀而起，自然给人遗世独立的感觉。苏轼已经接近人生暮年，经历了诸多起伏和荣辱，自然不可能像当年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桀骜不驯的山峰和路旁置散不知多少年的巨石，这让苏轼想象可能是女娲补天之后剩下的五色石吧，其实是表现自己身世坎坷，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自己有补天之能，但是只可惜被遗弃道旁，无人理会。苏轼无疑是借儋耳山弃石来浇自己块垒。当然，仅仅理解为怀才不遇的悲愤，还是低估了苏轼。

苏轼“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尤其是先后谪居黄州、惠州，早已经见惯了悲欢荣辱，现在已经接近人生暮年，还能期盼“枯木逢春”吗？即便有机会“东山再起”，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即便是被遗弃，依然是一块具有补天之功的石头，又岂是其他普通石头可以比拟的？所以，此诗短短二十字，又表现出作者另一种过人的性格，即以旷达乐观的态度对待政治上的打击和生活中的挫折，这才是真正的苏轼，那个“不可救药的文人”！

白玉蟾的修炼之地

晚年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已臻登峰造极，可以说每一出手便成名篇佳制。短短二十字的《儋耳山》可谓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一座“荒山”刺激了文曲星的极大灵感，苏轼是何等

的幸运；这是文曲星点亮了“荒山”的人文内涵，儋耳山是何等的幸运！

如果说苏轼给儋耳山赋予了不同凡响的人文内涵的话，白玉蟾的出现则使得儋耳山更是仙气氤氲。儋耳山尽管不高，但是山势雄伟，而且气候宜人，成为修炼养生的好地方。宋朝以来，因为有诸多著名僧人和道人前来修炼而逐渐成为宗教圣地。白玉蟾时代，儋耳山更习惯被人们称为松林岭，他前往修炼使得松林岭获得更高知名度。白玉蟾在松林岭留下诸多传说，由于修炼时身穿白衣，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白衣公。

年少聪慧的白玉蟾，7岁即能赋诗。12岁参加童子试，主考官以织机为题要求作诗，白玉蟾应声而作：“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为锦柳为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主考官认为过于狂妄，白玉蟾遭遇落选，从此逐渐厌倦科举考试。16岁时离家云游，到儋州松林岭修炼养真，并自称“非道非释亦非儒，读尽人间不读书。非凡非圣亦非土，识破世上未识事”。

23岁时，白玉蟾只身渡海到大陆各地求师，足迹遍及中国南方，最后入住福建武夷山止庵，师从道教南宗四世祖陈楠，尽得其道术。嘉定年间，曾被朝廷诏封为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精研道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被后世称为道教南宗五世祖、内丹派鼻祖始创人。

明清时期，以松林岭傍晚时景象为主打的“松林晚翠”被列入“儋州八景”之一，得到不少文人的吟咏，从而获得更高知名度。比如，清朝康熙年间担任儋州知州的韩祜创作的“儋州八景”组诗中的《松林晚翠》如此写：“秀郁松林曲径幽，晴空返照翠华浮。樵歌高唱斜担雨，牧笛横吹倒跨牛。漫谓石岩堪避暑，须知草木不惊秋。白衣独坐无拘系，眼界长青岁月悠。”在诗人眼中，樵夫高歌、牧童横笛、逸士独坐，更是增添无限仙气。在这种景象下，不能不产生一种岁月悠长的闲适之感。

时至今日，松林岭依然是当地人民野外休闲打卡的重要去处。而苏（苏轼）学爱好者前来海南寻访苏轼足迹时，也每每登临松林岭感受它不同凡响的气势和文人内涵。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傅雷的诗教

■ 王竞

蜚声国际的钢琴家傅聪1955年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奖时，国外的报道普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中国青年，为何会把西洋音乐理解得如此深切？尤其对是风格极难把握的肖邦？意大利评论家、钢琴家阿高斯蒂的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古老的文明给了傅聪难得的天赋，中国艺术的意境很像肖邦的意境。傅聪的父亲傅雷进一步补充道：傅聪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因为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傅聪2020年底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很多朋友回忆他时都会提到，傅聪常常会用中国古典诗词来描述西方的古典音乐，比如，他说肖邦的《前奏曲》中有《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之“青青”叠字，说德彪西的音乐有“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的意境（2020.12.陈萨）。他还说过，贝多芬像杜甫，舒伯特像陶渊明，莫扎特像李白，肖邦的《夜曲》则描绘了欧阳修“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意境（2020.12.曹慧）。

读过《傅雷家书》后，我们会猜：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傅雷对傅聪的教育吧。三联书店近日推出的《傅雷选给孩子的古诗读本》，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猜想。

傅雷的次子傅敏回忆说，傅雷常常在家里给他们上古诗词课。“他总是边唱吟边讲解。那些诗词都是他自己从古书堆里精选的。”傅聪去波兰留学时，傅雷为其编选了一册“古诗读本”，并精心手抄、装订，让他带着身边。

去国万里的傅聪，“诗词常在手边，我越读越爱它们，也越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中国的文明，那种境界，我没法在其他欧洲的艺术里面找到。中国人的浪漫，如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那种洒脱、飘逸，后主、纳兰那种真诚沉痛，秦观、欧阳修的柔媚、含蓄、婉转等等。”（1954.12，傅聪）“除了音乐，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念他的诗，我会想到祖国，想到出生我的祖国。”（1958.1，傅聪）

在这本亲手誊抄、线装的小册子中，傅雷为儿子精心挑选了184首古诗，从无名氏的古风“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甘瓜苦蒂，美枣生荆棘。利旁有倚刀，食人还自赋”，一直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简简吟》。所选古诗，以汉魏诗和唐诗为主，“汉魏人的胸怀比较更近原始，味道浓，苍茫一片，千古之下，犹令人缅想不已”（1954.7，傅雷）。唐诗中，又以大家作品为主——如杜甫诗37首，李白诗27首，王维诗18首，白居易诗8首。傅雷曾在家中书上告诉傅聪：白居易《长恨歌》，在叙事的起承转合、情绪的喜悲浮沉、音韵的变化、动词的运用诸多方面之外，更是“中庸有度”，“雍容华贵，没有半点纤巧之病”，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而《琵琶行》中的“大弦嘈嘈”和“小弦切切”，则更是父子二人谈论古典音乐时的比拟对象。选目上，傅雷强调风骨的苍劲、天地胸怀和家国意识，而不注重过于旖旎、华丽，或伤感的篇什——这与傅雷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傅雷一直认为，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重要的是“理性”和“做人”，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是基本原则。而艺术教育，也只是全面教育的一部分，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艺术家。“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存了这种心，在从小就喜欢听收音机中的西洋音乐的傅聪7岁半时，傅雷让他学了钢琴，但在傅聪14岁以前，花在文史和其他学科上的时间，比学琴多多了，语文主要由傅雷自己来教，通过亲自选目和“旁敲侧击”的方式，将语文知识、道德观念、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此外，针对傅聪敏感、早熟、情感充沛的特点，选目上也注重了理智与感情的平衡。傅聪14岁之前，“只给他念田园诗、叙事诗与不太伤感的抒情诗”。这一特点，在《傅雷选给孩子的古诗读本》中也得到了体现。

除却给傅聪的古诗读本，《傅雷选给孩子的古诗读本》的另一个基础，则是傅雷1957年给干女儿牛恩德编选的古诗读本。牛恩德是傅聪的好友，二人相识于1952年上海交响乐队的合作演出。傅聪出国后，她依然经常拜访傅雷夫妇。牛恩德热情好学，傅雷不时教她中国古诗词，久之，将其认作干女儿。1957年牛恩德赴英国留学时，傅雷为她精心誊抄了一册古诗词读本，让她带在身边，“只有深切领会和热爱祖国文化的人才谈得上独立的人格，独创的艺术，才不致陷于盲目的崇洋派，也不会变成狭隘的大国主义者，而能在世界文化中贡献出一星半点的力量，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1958.11.20傅雷致牛恩德信）。（据《北京晚报》，有删节。）

《伯牙鼓琴图》

《伯牙鼓琴图》是元代画家王振鹏创作的一幅绢本墨笔画作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伯牙鼓琴图》是一幅典型的人物故事画，其绘制的是春秋名士伯牙过汉阳在舟内鼓琴时路遇知音钟子期的故事（见《荀子·劝学》及《吕氏春秋·本味》）。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鼓琴，技艺高超。钟子期从中听出“巍巍乎若太山、汤汤乎若流水”之寓意，伯牙引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毁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鼓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知音相契、相惜的画面。

此图用白描画法，写伯牙、子期对坐石上，另童子三人，手捧书籍等物侍立。伯牙长髯秀目，袒胸赤膊，专注弹琴，子期翘足侧坐，双手交叉在膝头，屏气凝神。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一几一炉外无任



拒抄答案的钱学森

■ 姚秦川

然后开始仔细认真地答了起来。这时，一个坐在最前排、名叫查理的同学无意中发现，约翰逊教授竟然将试卷的答案遗落在了讲桌的抽斗，他惊喜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同桌，不大一会儿，全班所有的同学全都知道有答案可抄，大家心中也不免有些窃喜。

很快，答案便在同学们之间悄悄地传递着，当答案传到钱学森手上时，他却神色平静地表示：“对不起，我不需要答案，我只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将这些考题全部答完。”班上的其他同学听后，都以为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太傻，他们更是因为钱学森没有和他们站在

同一个“战壕”而排斥他。

3个小时后，全班除了钱学森没有交试卷外，其他同学都早已将试卷交了上去。此时，约翰逊教授有些好奇地问钱学森：“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做完？”钱学森老实地回答：“由于有些考题太难，加上时间紧迫，所以只答了一半的试题。”不过，钱学森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没有答完的试卷交了上去。

第二天早上，约翰逊教授向全班同学宣布：“除了钱学森获得满分外，其他同学全是零分。”看着同学们吃惊的样子，约翰逊教授解释道：“那份答案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更重要的

是，上面的有些答案也是我故意写错的，可抄写答案的学生却没有发现，而是全将错误的答案抄了上去。钱学森虽然没有答完，但他却在诚实上获得了满分。”那些抄答案的学生听后，全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小瞧钱学森了。

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写道：“巧伪不如拙诚。”有时自以为巧妙地伪诈可以将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殊不知再怎么巧妙地掩饰，都不如笨拙的诚实来得靠谱，甚至还会弄巧成拙。而在“拙诚”的背后，却彰显了一个人最基本的诚实品格，而诚实恰恰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石。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